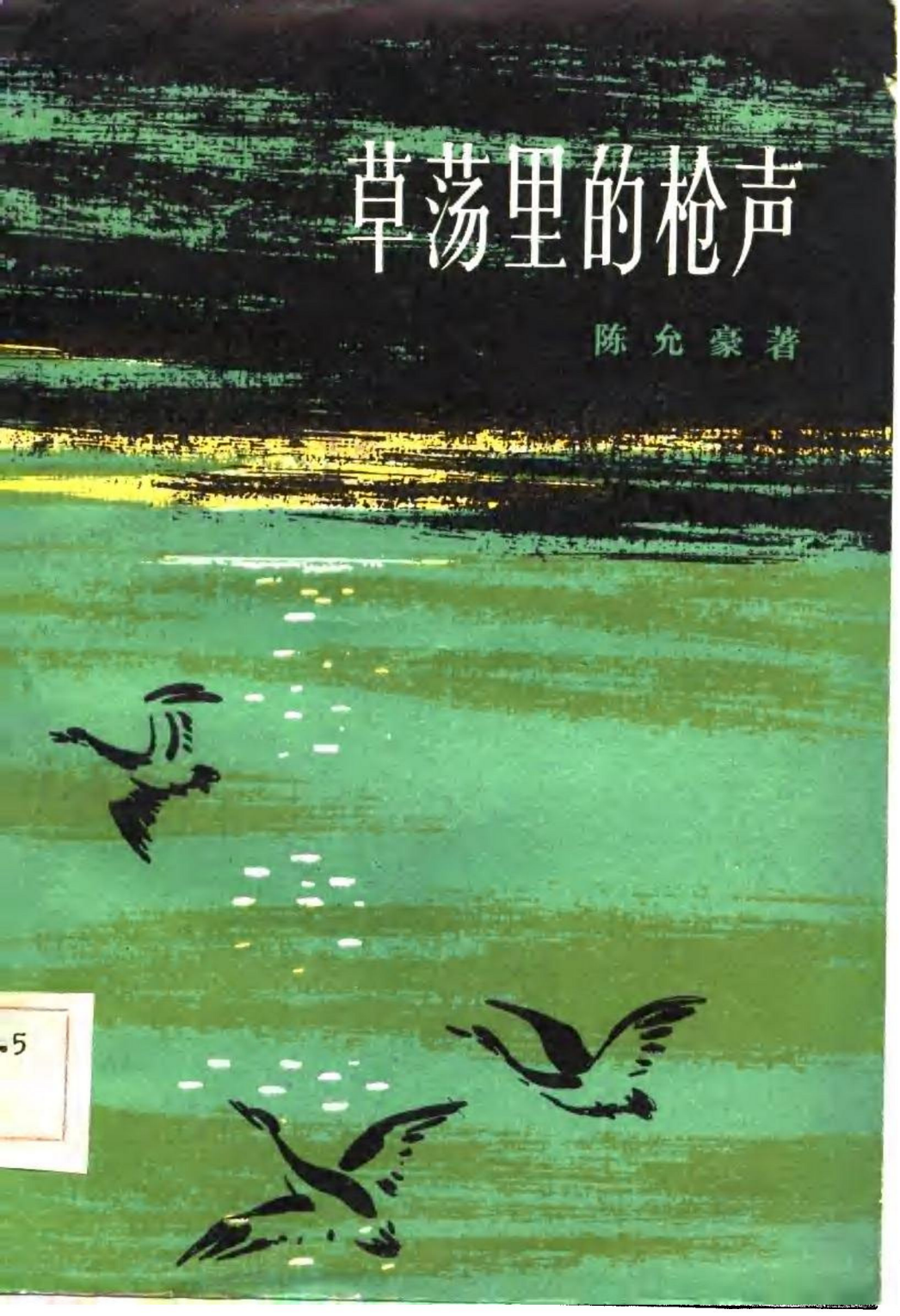
草荡里的枪声

陈允豪著



.5

I247.5
1091
3

草荡里的枪声

陈允豪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福州

草荡里的枪声
陈允豪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7.875印张 2插页 186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240
书号：10173·492 定价：0.80元

前　言

这本书里的四篇小说，写的都是抗日战争时期苏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故事。这里写的人物，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渔民、战士、基层干部、学生、小学教员等等。在那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时代，这些“小人物”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甚至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都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生活的真实，写历史的真实，这是这本小说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十分注意通俗化、口语化并尽可能写得生动活泼。因为我总希望写的文章要为最广大的读者服务，使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不但也能看，而且喜欢看。八十年代的青少年读者，看了这本书以后，能对四十年代革命战争中的一些侧面，有所了解，我就十分高兴了。

读者是作者的朋友。做朋友总要互相有所了解。我这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应向青少年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我只念过小学，十四岁就当学徒，后来当店员。二十一岁参加了新四军。当过战士、侦察班长、文化教员、连指导员，转到地方上工作以后，当过乡指导员，做过通俗报纸《盐阜大众》报的编辑和记者。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四十年来，我没有放下过做通俗读物编辑工作的这支笔。我这个学历如此浅薄的小学生，能写点通俗文章，一靠党和人民的教育培养，二靠自己多年不断的认认真真学习。多读书，广交友，勤动笔，常思考。这四点，是我在编辑工作之余，还能为人民大众写一点小文章的主要心得。

作　者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前言

战火中成长……（1）
雪地上的血迹……（52）
涧河水……（114）
草荡里的枪声……（20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战火中成长

1. 小英雄

庄前庄后的树林里，成群的鸟在叫，东方半个天红了，护庄河里的鱼在水面跳着，微风吹弄着河边青青的芦苇、蒲草，时光已经是早晨了。

“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小亮又在庄头上转了一转，回到屋里，问他妈妈。他天刚亮就起了床，在庄前大路上，接连去望过三次了。小亮的心飞到他爸爸那里去了，人在家里，好象凳子上、地上都有刺似的，坐不安，站不定，片刻不停地跳进跳出。

方大妈实在比儿子还着急，你想，自己丈夫昨天黄昏时候就带了民兵下荡①打黑狗队（汉奸武装便衣队）去的，说天亮以前一定回来。可是，天早已亮定了，煮好的当晨餐用的米粥快凉了，出发的十六个民兵一个也没有回来，多教人心焦。

小亮的父亲方广山是荡北庄的民兵中队长，昨天下午中队部接到情报，说荡里丁家墩子来了七个黑狗队，民兵是去捉黑狗队的。

“小亮子，你吃了早饭，上学去吧！你爸就会回来的！”方

① 南方大片水和草的地区，叫荡。

大妈又在炉灶里烧了两把草，把粥锅烧热了，催儿子快点上学。

“爸爸不回来，我也不吃饭，也不上学。我要等爸爸回来。”小亮子向来是很听妈话的，这回却倔强起来；说实话，爸爸不回来，到学堂里也读不进书。小亮说着，屁股一扭往外就跑。

刚出门，他就碰上了小凤子同她妈妈。小凤子是小亮的同学，都是在三年级，一个班，她爸爸周万成也是民兵队上的人。小凤娘儿两个是来问民兵队消息的。

“方小亮！你爸来家了吗？”

“没有呀！我同你一起到荡边上去望望好吗？”

“不去，她要上学去哩！”小凤妈妈不同意小凤去荡边上，拉着女儿走进小亮家去了。小凤回过头来对小亮鼓起了嘴巴，眼睛里水汪汪的，象要哭出来的样子。

“不要紧，周凤英（小凤子学名叫凤英），你放心好了，我们荡北庄的民兵一定会打胜仗的！”

小亮子在同学当中象个队长，虽然他功课只能算中等，但小朋友都相信他的话。因为小亮子待同学好，人又勇敢、聪明。去年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鬼子经过荡北庄，在庄上住过一夜，小亮半夜里爬进鬼子队长住的地主张粗腿家屋子里，偷了一个军用皮包，张粗腿因此挨鬼子打了几棍，后来还是在翻译官处说出了认识做大汉奸的杨仲华、李长江等人，又花了一百块银洋，买通了翻译官，才算了事。鬼子一走，小亮就把皮包送给民兵队，民兵队又把皮包转送到新四军团部，新四军团部一查，里面有鬼子扫荡盐阜区（盐城、阜宁县地区）的军事计划，得到了这个计划，对我们进行反扫荡斗争很有用处。因为这个皮包，团部还送了两枝大盖子步枪给荡北庄民兵队。可是，为了这件事情，小亮却挨他妈妈打了一顿，他爸爸也没有奖励他，只是在小亮被妈妈打了以后，把小亮抱在身上，摸着小亮的脸，看着小亮含着眼泪

的眼睛说："小鬼，你太冒险了！"学校里的同学们却因此把他当一个小英雄看待，老师也几次在课堂里表扬他，还把小亮的事情写了稿子，登在《盐阜大众报》上。

小亮这时想他爸爸，想民兵队的人，一个人往荡边上跑。荡北庄到马家荡边上只有三里多地，十二岁的孩子，走这一点路本来是不费劲的。可是，他走了一半路就喘气了，因为他是带跑带跳的走的，心里又急，走路格外累人。

"喂！小亮子！你一个人到哪里去？"

小亮正想坐下歇歇，听到有人喊他，一看，是地主张粗腿家放牛的小伙计二江子。

"我到荡边上去看我爸和民兵队的。"小亮一看是二江子，就用不着说假话，要是遇见二江子的老板张粗腿，他才不会说实话哩！不要看小亮年纪小，道理懂得真不少哩！

小亮的爸爸本来是个自种自吃的农民，后来欠了地主家的债，把田典卖给张粗腿，人也做了张粗腿的长工，做了五年，张粗腿为了拖住这把种田好手，工钱拖拖拉拉的给一半欠一半；两年前，新四军到了苏北，成立了农会，才算清了工钱，赎回了十亩田，不做张家的长工了。小亮十岁上才捞到进学校念书。他知道地主是什么心眼子，穷人又是什么心眼子。

二江子把手一招，亲亲热热地说："小亮子，你来看，民兵队的船回来了！"小亮子一听，腿也不酸了，气也不喘了，连跳带蹦的奔到二江子跟前。二江子今年也只十五岁，但个子赶上一个大人，力气又大，将小亮一抱，举得高高的，小亮子左脚尖在牛角上一蹬，右腿一跨，就爬上了大水牛背，站在牛背上向南边荡里一望，只见四只小渔船，在芦苇中间小河里一条线撑过来。

"不对，不对，我爸爸带三只船出发的，怎么来了四只？"小亮急着说。

“小亮子，这是你不机灵了，去三只船，就不能得一只船回来么？要不是我们民兵队的船，荡边上放哨的民兵还不发枪吗？”

小亮一听这话，蹦的跳下了牛背，拉着二江子，说：

“走！我们去接他们去！”

2. 孩子的画

小学校在荡北庄的东头，这地方，本来是一个祠堂，新四军来了以后，才把它改办了学校。校里只有一个老师，教三十多个孩子。一间教室，分一、二、三年级三班，以前庄上四十多户人家，除了张粗腿家的孩子请了先生在家里念书，庄上谁也不识字。这个学校才办了二年多，所以只有三个年级，四年级的学生一个也没有。

快要煮中饭时辰了，小亮拿了书包上学校，一进校门，同学都问他民兵队的情形。

方小亮把一只左手举了起来，叉开了五个指头，喜开了嘴巴说：

“五个活的黑狗全逮住了，还有两个在荡里打死了，缴到了两支高牌楼步枪，一支盒枪，小船也缴来了。船上还张着细纱蚊帐哩，又有肉，又有鸡，这些黑狗队真会享福。”

“这下享不成清福了，请他牢里先蹲蹲，要是不悔过自新，还是贼心不改，就请他们吃卫生丸子，用枪毙了他！”比小亮大两岁的周小元说着，两手架成了打枪的样子，嘴里还在“叭！叭！”的学着枪声，乐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同学们吵着要去看捉到的黑狗队，小亮说：“看不到了，全送到区里去了！”同学们都有点失望，羡慕小亮看到了捉来的黑

狗队。

上课的铃响了，摇铃也是老师自己摇的。老师姓冯，三十多岁，本来是新四军连里的文书，一九四〇年冬天在上岗打鬼子的时候受了伤，一条腿残废了，走路一颠一颠的，在部队里不方便，才转到地方上来工作的。他吃饭是学生家里轮流供给的，学校里一个工友也没有。

老师上的是算术课，在讲十三颗花生吃掉了九颗还有几颗。小亮屁股坐在课堂里，心还在民兵队上，根本听不进课，只管低着头在书上乱划。冯老师看出小亮没有用心听课，就指着他问：

“方小亮！你说几颗？”

小亮站了起来，他不知老师问的是什么，人又好胜，不肯讲不知道，随口说：

“逮了五个！”

同学们都笑了，老师也笑了，小亮知道讲得不对头，羞得眯着眼睛，红着脸，咬着嘴唇。

“我问的是花生，不是黑狗队。”老师说得同学们又笑了，小亮窘得耳朵也红了，低着头两只手在弄自己胸前的钮扣。

老师走了过来，拿起小亮桌上的书，小亮心里真急呀，书上画得乱七八糟，老师看了，一定要骂他。

可是，冯老师没有骂，看了书，反而高兴得笑了起来：

“好，画得好！”

冯老师把书拿了去，叫小亮坐下。老师在黑板上把小亮画的人用粉笔描了出来。

小亮画的一个小矮子，大肚子，肚子里画了一颗手榴弹，小矮子头顶上画了一面太阳旗，手榴弹上还写着三个字：“新四军”。

冯老师叫小亮说，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小亮这时候，胆子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大了，知道老师不会作难他，不会骂他，挺一挺胸膛，站起来象个小兵似的，雄赳赳地说：

“新四军是鬼子肚子里的炸弹，一炸，就把鬼子炸死了！”

“方小亮说得对不对？”冯老师问大家。

“对！”课堂里一条腔的说。

小亮心里一乐，身体也摇了一下，好象要走到黑板前面去，再讲些什么，正在得意，忽听得老师很快把话题转了，问大家：

“课堂上不听课，对不对？”

课堂里静静的，没有人答话。

小亮又站稳了身体，低下了头，知道自己错了，但也不说，他只等老师责备他。

冯老师把小亮的算术书又翻了一遍，又是摇头又是微笑，走过来把书还了小亮，叫他坐下去。老师回到黑板前面，对大家说：

“小亮画了很多人人，画新四军、民兵打鬼子，这是好的。但他不用心听课，这是不好的。以后在书本上不要乱画，在课堂上要用心听课，下课以后可以多画画。”

同学们都觉得老师说得有道理，小亮也觉得对，就是有点难为情，听着话，低着头，不吭气。

放晚学以后，小亮正在护庄河边上，同几个同学玩“打鬼子”的游戏，拿了芦苇秆子当步枪。冯老师找来了，搀着小亮的手，把他拉到一棵大洋槐树下面，背靠着树干，肩并肩的坐了下来：

“你为什么这样欢喜画画？”

“我不知道！”小亮瘪着嘴，认真的回答老师。

“今天课堂上批评你的话，你说对不对？”

“对！”

“你还会在书本上画画？”

小亮在旁边拾起一块碎砖头，抛着玩，调皮地不回答老师的问题；但冯老师看出小亮的心在突突地跳。

冯老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来，放在小亮膝头上，翻了翻，全是白纸，是白报纸钉的。这样的本子村长也有一个，乡里的崔指导员也有一个，小亮都见过，他爸爸没有认得几个字，但也有一个小本子，成天放口袋里，小亮问他要来看看也不给看。

“这小本子送给你画画好不好？”冯老师说。

“这是干部用的，我不要。”小亮把“我不要”三个字说得又慢又轻，眼睛却盯着小本子直望，好象在河边钓鱼的时候，看到水里一条大鲫鱼游过来一样，又得意又着急的神气。

冯老师把小本子塞到小亮的手上，亲切地说：“真送给你，我来找你就是为这件事。”

小亮高兴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冯老师接着问：

“你爸爸为什么不识字？”

“我妈说我老爹爹穷，没钱给我爸念书。”

“你爸爸不识字，工作困难不困难？”

“我爸说不识字受苦大哩！到区上开会笔记也没法记，全靠心里记一点，回来对民兵讲，说了上句，忘了下句，听来一斤，忘了十两。”

“以前穷人念不起书，只有地主家里人念书，现在穷人家儿女也有书念了，就要好好念。将来，打走鬼子，革命成功，建立集体农庄，我们种田放牛的孩子都要识字、有文化哩！”冯老师说到这里，小亮已经明白了，心里一阵难过，眼眶里湿了，但拚命咬住了嘴唇，不让哭出来。

冯老师看到他不高兴，又把话题岔开去，对小亮说：“这小本子就是给你画画的，你画在这上面好了，想画什么就画什么，画

完了，我再送你一本。”说着就轻轻拍了两下小亮的脸，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就走了。小亮还呆坐在槐树下面，看到老师走远了，才站起来快步追上去，大声的说：

“谢谢老师！”

3. 父 与 子

荡北庄是个怪地方，南面是百里方圆的马家荡，一眼望去尽是水、草、芦苇，北面是陆地，有旱田，有稻田，春天，一片绿油油的庄稼爱煞人。一九四〇年秋天以来，这荡北庄成了新四军和国民党、日本鬼子交叉的地区。正南方荡对面的蒋营和东南方的收成镇，住的鬼子，二黄（伪军）；西南面的车桥、泾口、柳金沟，是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军队驻着；北面东沟、益林镇是新四军的根据地。

日本鬼子是新四军的敌人，国民党韩德勤当时还是新四军的“朋友”，可是这个“朋友”，是个口吃中国饭、心向日本人的家伙；当时盐阜区有个歌谣唱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实情：

天上有个扫帚星，
苏北有个韩德勤，
手下白养几万兵呀，
只会欺侮老百姓呀，
多少鬼子不去打，
反共磨擦是专家，
偷运粮食给敌人呀，
准备投降也是他呀。

荡北庄好比是东沟、益林的新四军根据地的一个哨兵，又要防鬼子又要防国民党顽固派。所以方广山带的民兵队，一个月里

总要打几回仗，不是打鬼子汉奸，就是打韩德勤的“别动队”。别动队的队长是张采堂，张采堂本来是一个在马家荡里混了十多年的老土匪头子，后来韩德勤把他收编了去，给了一个别动队长的官名，发了他两挺机枪，叫他专门破坏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益林、东沟向江南来往的商船，被张采堂的别动队抢过好多次。“大船过荡货物空，小船过荡命也丧”，这是船户们伤心的口头话。后来新四军组织了护送队，才算没有出过事。荡北庄没有成立民兵队的时候，别动队也来过两次，一次抢去了八口肥猪、两条水牛；另一次捉去了十几个农民，关在泾口圩子里，后来每人花了十担谷子才赎了回来。

荡北庄成立民兵队已经快一年半了，这一年半时间里，方小亮的爸爸——民兵队长方广山，没有睡过一夜好觉，半夜里总要到荡边上去查查哨，要是民兵队一个不留神，二黄（伪军）和三黄（老百姓称国民党军队为三黄）就偷上了岸，荡北庄和附近各庄的老百姓又要遭难。有时一个晚上，只睡上两、三个钟点；碰到打仗，整夜不睡，一年半的时间，方广山头发白了一半，脸也瘦了，眼瞠也凹下去了，四十岁不到的人，看上去已经象五十开外。

有一天，方广山在荡边上放流动哨回来，疲劳极了，到家门口，敲了两下门，没有开，就不敲了，走到旁边牛屋里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小亮在睡梦中听到敲门声，醒来一看，妈妈还打呼，他就披了衣裳，下了床，开门一看，门外没有人。这天是阴历八月十六的晚上，月亮光照得明朗朗的，小亮看到牛屋的门开着，进去一看，大水牛还在“咕次咕次”的吃草。小亮再低头一看，他爸爸横躺在地上。小亮把牛屋里油灯点着了，只见他爸爸上半个身体压在牛草上，下半个身体躺在牛屎上；秋天的夜晚怪冷

的，他爸爸身上只穿着一件旧布衫，什么也没盖。小亮看到爸爸睡得真甜，还在呼噜呼噜的打着鼾，也不愿叫醒他，就跑到屋里，拿了一件旧棉袍，走到牛屋里，轻轻地盖在他爸爸身上，盖好以后，还是舍不得离开，就傍着他爸的头，坐在草上。

小亮瞧瞧他爸的脸，看到脸上尽是灰沙，就用自己小褂袖子，极轻极轻地小心谨慎地抹了几次，抹干净了还是瞧着，瞧着瞧着也打起瞌睡来了，一个摇摆，人朝前一撞，手在他爸脸上捣了一下，小亮还不知道，还在瞌睡，但他爸已经醒了。在战争环境中，游击区、边沿区的人，尤其是当干部当民兵的，谁也不敢睡死觉，一点小声音，就会醒来的。

方广山醒过来，看到儿子坐在自己头跟前，自己身上盖得暖和和的，儿子却只披了一件蓝布衫，就赶紧把旧棉袍拿起来披在小亮身上，这一披，把小亮也弄醒了，小亮一看他爸醒了，就伸了个懒腰，揉揉眼睛，对他爸说：

“爸爸！进屋去睡吧！”

方广山笑眯眯的望着儿子，心里甜滋滋的说不出话来，突然，两手一伸把儿子抱在怀里，用他满是胡子的嘴，狠狠的吻着小亮的脸，小亮脸上的嫩皮肤被硬胡子刺得怪疼的，但也极力忍着，不让爸爸扫兴。

“小亮子，你怎么不睡房里去？”

“爸爸，你呐？”

“我打了两下门，见你们睡熟了，不想吵醒你，你明天还要上学哩！”

“爸爸！你太好了！”小亮说着，就抱着他爸头颈，把自己的脸贴在他爸的脸上。

爷儿两个静默了片刻，方广山还是没有在地上站起来，又亲了亲儿子的脸，问：

“小朋友们说些什么，对民兵队有什么意见？冯老师说些什么？他生活有困难吗？”

“爸爸，他们都说你好！”

“对民兵队呢？”

“也好！冯老师说没有民兵队吃辛受苦的守着大门，我们都念不成书，上不了学哩！冯老师还说要办一个民兵识字班，叫民兵也上学呢！”

“打仗还来不及，哪有闲功夫学这玩意！”

“冯老师说，他晚上同你们一起活动，趁便教你们识字！”

“他腿不方便！”

“没有关系，冯老师说他一天还能走八十里路哩！在学校里他自己还种菜、挑粪、浇水哩！”

爷儿两个正在谈得有劲，小亮妈妈也起来了，走到牛屋门口，一看，就皱起眉头说：

“老疯子带上了小疯子，这时还不进房睡觉，在牛屎旁边唠叨些什么？”

方大妈一边说一边就拉起小亮，又对小亮爸瞪了一眼，一直等到小亮爸拿着大盖子步枪站了起来，方大妈才吹熄了灯，拉着小亮的手走出牛屋，走进大门里去，小亮爸也跟着走了进去。

小亮妈这时才看到男人两腿牛屎，她连忙到锅上去烧水，想让小亮爸洗脸洗脚。正烧了两把草，就听得荡边上“啪！啪！”两声枪响，接着荡边小房上的锣声也噹噹噹地响起来了，机枪声、步枪声密密的打了起来。

小亮爸爸把枪一拿，只说了声“小亮妈把灯熄掉”，就跨出门去，到庄上集合民兵去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